



本土文本



馋老头，馋老太 (小说)

□倪正平

春节放长假，终得闲回到许久未归的乡下老家。无所事事的几天里，和几位儿时玩伴毫无主题地天南海北闲聊，是最放松和惬意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一日，堂兄提议：何不听魏拔讲笑话去？这才猛然想起，在老家魏家宅，还真有位一肚子山海经的人物。

魏拔大我两岁，因宅上和他同龄辈的人少，小时候玩耍要打闹就加入我们这一拨年龄段的段子里。长大后他干过不少行当，如修棕绷、打沙发、磨石子、卖酒酿，还卖过两年豆腐，走村串户兜生意，均没干出大名堂，倒是出口成趣的笑话功力在村里外出了点小名。

早些年，魏拔凭讲笑话天分攒了些人缘。集体经济时，大伙都在大田里挣工分，农活干累时，总有人一声招呼：魏拔，来个笑话。魏拔也不客气，无需准备什么，像揣在裤兜里的几枚硬币，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两三个笑话一出口，田头顿时笑倒一片，刚才还累得腰酸背痛的男工女工们疲惫全消。或者，碰到他家里有剥玉米、摘蚕豆等需熬些时长才能干完的农活时，总有一些人主动来帮忙。他知道，来人不白做，是来兼听的。

魏拔自己也点了根烟，卖个关子：“不让讲这个，其他也就不再讲了——唉，跟你们这些勿识字（方言：意为学校里读书成绩不好）的摆摆，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今个儿魏平老弟难得回来，他是拿笔的文化人，我就说说我的理，让他评一评。”魏拔停了停，装出一副不屑状地用手指点了点众人，继续说

“唱书”的，于是也不说客套话，理所当然的给大家分个工，满场地的农活不多少时便在欢声笑语中被风卷残云般理了个干干净净。

如今，被堂兄这么一提议，众人便来了兴趣，齐刷刷地排着队往后宅的魏拔家走去。

魏拔正倚在家门口的椅子上晒洋洋地晒太阳呢，见众人到来忙搬出几条长凳，又给大伙递了一排烟。稍作寒暄，有人便说出想听魏拔讲笑话的来意。

魏拔也不推托，说讲几个笑话没问题，只是得先听他讲“馋老头，馋老太”的故事。场地上顿时一片嘘声。堂兄低声对我说，这是他的保留节目，几乎每次必讲，我们都听腻了。

魏拔自己也点了根烟，卖个关子：“不让讲这个，其他也就不再讲了——唉，跟你们这些勿识字（方言：意为学校里读书成绩不好）的摆摆，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今个儿魏平老弟难得回来，他是拿笔的文化人，我就说说我的理，让他评一评。”魏拔停了停，装出一副不屑状地用手指点了点众人，继续说

道：“我呢五岁没了爹，以前忙忙碌碌的，倒也没感觉什么，现在自己渐渐老了，竟越来越频繁地想起几乎没有一点印象的父亲来。我爹生前没留下一张照片、一处笔迹，他生前穿过的衣服、使过的工具什么的，也早就清理掉了。和别人不同，对我而言，父亲两字就是个没有任何概念的称谓而已，想为他做点什么也无从寄托。后来从长辈处听得一个笑话，说是我父亲在世时常给别人讲的，就是这个‘馋老头、馋老太’。我就把这个故事转讲给别人听，这一讲就有了别样的感觉，总觉得在和父亲对话，心里似有一股温情流淌。你们常说我善讲故事讲笑话是走南闯北积累来的，你们不知道，其实是遗传了我爹的基因。”

大家经常听魏拔讲笑话，却从没听他讲过这层意思，于是都呆呆然不知说什么好。我站起来拍手说，你讲讲，我们们要听。

“那我来讲了——从前呀，有一对馋夫妻，只要左邻右舍做了什么好吃的，定要讨得一点来品尝。日子久了，邻居也习惯了，蒸个年糕、下个馄饨、做

个圆子干什么的，都要给这对馋夫妻送过去。有年正月十五，馋夫妻得恶隔了壁家晚上做糯米圆子，便晚饭也不做了，坐等邻居煮熟了送来。等呀等，圆子没来；等呀等，圆子还没来……夫妻俩都等困了，馋老太说，老头子，我先睡会，等会圆子来了喊声我，便斜躺在床上睡着了。馋老头此时也是睡意阵阵，但还硬撑着，头却时不时往下垂，不小心，桌上的蜡烛火烧着了戴在他头上的棉帽檐。馋老头被烫醒，慌忙摘下帽子，不停地用嘴向着火的地方吹气，想吹灭它。动静声把馋老太吵醒了，听到老伴不停地吹气，以为圆子到了在吹吹凉，顿时精神大振，一跃而起，问，甜心？咸心？馋老头怒骂道：什么甜心咸心，死老太婆，是我的帽子烧着了！”

故事讲完，现场一片寂静，没有笑声、喝彩声，倒是有几个湿了眼眶。

后来魏拔还讲了什么笑话，我一点也没听进去，只是“馋老头，馋老太”的故事可能从此就忘不掉了。

节后上班，我把这个经历讲给同事听。同事一脸不屑：讲个笑话能把人讲哭了，真是个笑话。

家乡的味道 (散文)

□梅九宏

曾经有人问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家乡味道是啥？虽已离乡20多年，但我对如皋烧饼和豆腐脑一直情有独钟，这始终是我心头的不二选择。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家烧饼店，那是个临街的临时建筑，屋里砌了一个圆圆的、胖胖的大肚桶炉，炉里烧煤炭，烧饼就贴在炉壁上烤熟。紧挨着屋门口，有一个专卖豆腐脑的小摊位。烧饼加豆腐脑，比邻而居，这几乎是苏北小城早茶的标配。

烧饼店是个夫妻老婆店，小两口30岁左右模样，是从农村到小县城打拼的。男的长得五大三粗，小平头，满脸横肉，眼睛被挤成了一条缝，每天都板着脸，主打一个六亲不认，好像谁都不欠他的债。据说他火气还特别大，可能天天跟火炉打交道，脾气大也是难免的。老板娘长长的脸上，长的脖子，浓眉大眼，快人快语，每来一个顾客，无论男女老少，她都满脸堆笑，热情地打着招呼。而小平头则自顾自地忙自己的事，嘴不动，头不转，眼皮也看不出有没有抬。他俩分工协作，流水作业，老板娘负责压坯和馅儿，老板负责贴饼和铲饼。

初秋的一个早上，蝉鸣依旧，偶有微风，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烧饼店。屋里热气腾腾，顾客盈门。老板上身赤膊，脖子上挂着蓝条纹毛巾。屋角的落地风扇对着他使劲地吹，但他仍汗流浃背，不时地用毛巾擦拭汗水。桶炉旁有

一张长方形的案板，桌沿摆放着一个装面团的搪瓷面盆，疤痕累累，锈迹斑斑。老板娘在案板上撒了一些干面粉，倒出满是蜂窝状的面团，她扯下一小块，又挖出一勺猪油与面团混合搅拌，接着用双手反复揉、压、按，空气被慢慢挤出，面团逐渐光滑柔软。这个过程叫擦酥，是通过反复擦搓，使油脂和面粉充分混合均匀，深度融合。接着，她将面团搓成长条状，辅以菜刀切分，面团均匀，整齐排列。其后，老板娘迅速滚动擀面棒，依次擀成扁平的小薄饼，并像包馒头一样，将葱油馅儿逐个包入小薄饼。老板娘马不停蹄，再揉再擀，终于形成一个个碗口大小的圆薄饼坯，平铺在案板上，她又飞快地用刷毛刷上糖料水。对面的老板随即补位，如天女散花般撒下一大把芝麻，顷刻间，饼坯上密密麻麻地蘸满了白色的芝麻。衔接自如，一气呵成。每当进入这个步骤，我就知道垂涎已久的烧饼呼之欲出了。

但见，老板把饼坯两两相叠，然后双手蘸水，迅速操起饼坯，并熟练地在两手间互颠两下，紧接着左右开弓，由近及远，逐个贴入炉膛。一起一落，一左一右，错落有致，自带节奏。转眼间，饼坯就布满了炉膛，男人更被烘得满头大汗。他忙里偷闲，紧贴风扇，快速降温。这边女人也没消停，她一边说说笑笑，拉扯家常，一边拿出一个篾制的小竹匾，将案板上洒落的芝麻一股脑地扫

进匾里，然后继续揪出下一个面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五六分钟后，芝麻香从炉里飘出。男人忙不迭地拿出一个长柄铁铲，铲起饼落，另一只手把饼一个个地平放在炉口边。新鲜出炉的热烧饼，饼色蟹黄，轻薄多层，由内及外，散发清香。我早已按捺不住，毫不犹豫地双手托起一个滚烫的烧饼，两手不停地交换触碰，又忍不住一口咬下去，酥、脆、软、香，味道绝佳。

我边啃烧饼边奔向豆腐脑摊。摊位露天，上下左右，皆无遮挡。灿烂的阳光，透过随风波动的梧桐树叶，将两张并排摆放的小桌子，照得油光发亮。几张小凳高矮不一，错落随意。大人们只能弯腰坐着，每个人吃好烧饼，喝完豆腐脑，美滋滋地抹抹嘴，满足地离开。

豆腐脑摊主是一对老夫妻，老爷子大概七十多岁，光头小脑袋，小身子，而且一直佝偻着背，更显矮小了。老太太个头儿也不高，短发，面容微胖，身体好像不太好。老爷子专司盛豆腐脑儿，老太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收钱兼洗碗。说是洗碗，其实也就是在一个小铅桶里，装了大半桶水，把碗放入桶里简单地过一下，就算洗好了，那时候好像没什么传染病，大家也是眼不见为净。老夫妻对我一直挺客气的。记得一次爸爸带着我来吃豆腐脑，他就很客气地唤爸爸一声“梅会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估计是老同事。那次，他

们执意要免费，爸爸还是坚持把钱塞给了老太太。不过，从那以后，老头儿、老太都亲切地称呼我“小会计”，而且我是个常客。

老太太看到我急匆匆地赶过来，连忙吩咐老头儿，“快给小会计盛豆腐脑！”老头儿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开心地说：“今天小会计沾光了，给你加点儿营养。”原来刚才有一个客人，自带来了两个鸡蛋，把蛋液倒在煤炉支起的汤锅里，这样豆腐脑更加鲜美可口。但那人的鸡蛋液未完全盛尽，仍有少量蛋花漂浮在锅中。老头儿用大大的黄铜汤勺，先把酱油汤连同残留蛋花盛进我的碗里，碗底配着榨菜、香菜、葱末等佐料，然后转身在旁边的木桶内，小心翼翼地削下一片片豆腐脑，既薄又嫩，似朵朵白云，轻轻隐入汤中。老头儿又拿出一只小小的尖嘴香油瓶，对着碗口，做出使劲的模样，用力地甩了甩，瓶口只有针眼儿大小，哪有多少香油能够溢出，当然两三滴还是有的，毕竟只是搭个味儿。豆腐脑儿鲜香滑嫩，爽而不腻，吹弹可破，入口即化。

我慢慢咬着烧饼，一只手在饼下等着掉下来的饼屑，间或用舌头一一舔净。即使手未托住，饼屑亦可顺势掉入碗内，绝无半点浪费。咬一口烧饼，喝一口豆腐脑，妙不可言，快活似神仙。

这是家乡的味道，是美味，更是多年后的淡淡乡愁。

柞榛 (散文)

□桑云梅

大寒之夜，晚归，跨过一排低矮灌木丛，我与我的两株小柞榛对视。它俩应该是冬眠了，轻轻摇曳，晃悠出摇篮的节奏。凤眼叶早已回归大地，仅剩枯叶紧紧裹在细枝上，让我怀疑它是不是护佑着住在里面的一只小虫子。

柞榛生长周期长，数十年上百年。这两株小柞榛现在属于我，“爷爷栽树，孙子乘凉”，若干年后会属于儿子、孙子，最终属于自然。它俩背靠若干大树，躲藏在我小区出单元门儿的灌木丛里。这是我和绿化张师傅的秘密。那是去年3月，乡下老河沟边，在几棵近百岁的老榆树、老樟树、老香椿、老柞榛脚底下，朋友把铁锹都挖坏了，挖了些柞榛小苗，请小区绿化张师傅栽下。

柞榛，它不好看，树干斑驳皮糙，大小结疤、歪歪扭扭，像平凡的路人甲路人乙，至多受评一句“这树长得歪歪斜斜，真奇怪”。

柞榛，它好看，“十柞九弯”，弯曲度自由，让你心生羡慕，它放飞它自然，可以任性生长成为自己想或者不想的弧度，而人总是被别人要求或者自我要求尽力向上的模样。在我眼中，柞榛怎么样弯都是神奇且美的，有很多真女性曲线美的意味。曾见有两株生长于稻田中间，同时向西方倾斜，恰似迎接西门

而入的主人客人；又有一株守候在池塘边，主干先笔直朝上然后陡然九十度向南折去，好似谦卑鞠躬。柞榛叶子被形容为凤眼叶，五六月间开白色淡黄色花，雌株十月后结果儿，如荔枝，只是荔枝是圆满成一整个儿的，外红皮内白肉，柞榛果是一片片一粒粒攒成，由里至外皆是软软鲜红。

唐朝王驾《社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历来，对于柘树和柞榛到底是不是一种树争论不休，而我宁愿认定不管是“柘”还是“柞榛”，都寓意着富足宁静的生活，放弃争论、较真，只有拥有富足宁静，多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柞榛在内的大量树种无生根之患，每年冬天在苏北各地可收柞榛万余斤，收购价只几毛钱一斤。原本只零星生长于荒野坡地河岸边的柞榛，又经上世纪砍伐、收购，如今柞榛早已鲜见。不久之前机缘巧遇，却让我在古镇丰利见着一片近百株的柞榛林子，密密麻麻间距紧，杂草灌木丛生，长势也并不好，受着病虫害，主人应该也是极喜欢柞榛却没花心思培育。都有几十年了，身姿各个不同。懂树的朋友感叹：“十柞九空，这片柞榛多被虫蛀，不成材啊！”据说人工湖东湖中心小岛也栽下一大片

柞榛林子，那里将是四面环湖坐拥柞榛，手可摘星辰揽日月的所在。

将一株柞榛木剖开，芯材褐红边材黄，纹理宛然山水画卷，坐卧其间，惹山林之思，木结大小相错似“鬼脸”，层层叠叠“宝塔纹”。存放久了，芯材暗红边材金黄，老红木的深沉与黄花梨的色泽兼而有之。

《本草纲目》中对柞榛写道“此木坚韧，可为柴柄，故称柞子木，方书皆作柞木”。南通地区的柞榛最为著名、材质最好，有“柞榛出南通”之说。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述“维扬之木器，姑苏之竹器，可谓甲于古今，冠乎天下矣”。历史上许多朝代，南通都曾隶属扬州府。南通家具吸收苏作精华，走出一条独树一帜的道路。始于明盛于清的柞榛家具则是“通作家具”的代表。

马未都说过：“江苏南通出产柞榛木，只在那个地区有，所以一见柞榛木家具，就知道从哪儿来的了。”柞榛木家具通常不髹漆不上色，以呈现纹理优雅流畅，再经打磨上蜡盘玩包浆，大月亮倾晒幽静湖面的光亮清雅。

在通作家具博物馆，这张三百岁的柞榛方桌，七十二件构件中最有南通特色的就是“拐子龙”，民间称为“拐儿纹”。

柞木如金的南通工匠，经过精密

计算，不打一钉不用胶水，用“攒接”的方法，取零料以榫卯结构相拼接，最小的尺寸仅几厘米，被结合得天衣无缝。传统的方和直有了曲折的韵律节奏，源自远古图腾草龙创意，蕴藉龙的精神和美好绵延不断。还有清中期孤品柞榛木八卦面圆台，最好玩的是直径一米的大台面八卦面工艺，竟然可以整个自由转动，当初一家子吃饭，时不时转动这么一大台面夹菜，可以想象平添许多欢乐。下段支撑桌面，立柱按原来的自然弯曲度，立轴三面雕成葫芦藤，环抱立轴，脚踏圆盘支撑整个桌面。桌面侧面压条雕有如意纹，脚踏作为冰裂纹。真是一张艺术、趣味、精致、吉祥的实用品。

通过家具博物馆，数百件柞榛木家具平静呼吸着现代气脉，连接起明清和当下，让观者穿梭游走老时光。它们是时光机器，造梦大师。二十一世纪的太阳光倾泻而下，倾洒翘头、束腰、子线、牙条、坐面、腿足……几百年前的中国太阳光，照耀了几百年，并且将照耀到未来——永远。

有人说柞榛新枝上有刺，第二年脱落，老枝无刺，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第二年，新枝上的刺会不会脱落？又会是什么时候呢？我蹲守好楼下花圃中这两株宝贝柞榛，等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柞木如金的南通工匠，经过精密

计算，不打一钉不用胶水，用“攒接”的方法，取零料以榫卯结构相拼接，最小的尺寸仅几厘米，被结合得天衣无缝。传统的方和直有了曲折的韵律节奏，源自远古图腾草龙创意，蕴藉龙的精神和美好绵延不断。还有清中期孤品柞榛木八卦面圆台，最好玩的是直径一米的大台面八卦面工艺，竟然可以整个自由转动，当初一家子吃饭，时不时转动这么一大台面夹菜，可以想象平添许多欢乐。下段支撑桌面，立柱按原来的自然弯曲度，立轴三面雕成葫芦藤，环抱立轴，脚踏圆盘支撑整个桌面。桌面侧面压条雕有如意纹，脚踏作为冰裂纹。真是一张艺术、趣味、精致、吉祥的实用品。

通过家具博物馆，数百件柞榛木家具平静呼吸着现代气脉，连接起明清和当下，让观者穿梭游走老时光。它们是时光机器，造梦大师。二十一世纪的太阳光倾泻而下，倾洒翘头、束腰、子线、牙条、坐面、腿足……几百年前的中国太阳光，照耀了几百年，并且将照耀到未来——永远。

有人说柞榛新枝上有刺，第二年脱落，老枝无刺，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第二年，新枝上的刺会不会脱落？又会是什么时候呢？我蹲守好楼下花圃中这两株宝贝柞榛，等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柞木如金的南通工匠，经过精密

江海新韵



岁月与乡愁的交响 (组诗)

□童国华

◎岁月温馨

腊月十五傍晚时分
夕阳和月亮，像两个
骑在跷跷板上
一起玩耍的伙伴
安静地对望着
两颗圆圆的脑袋
伏在村庄宽厚肩膀上

大地洒满金色余晖
天空升起火树银花
陈巷河像一支扁担
挑起了两岸童话
星星和鱼儿
在童话中住了一夜
叙说着各自梦想

我和远方交换了
一句纸短情长的问候
童声合唱中
交换了一腔热忱
岁月怀抱温暖
仿佛诗情画意的温馨
有着迷魅力

◎冬雨

鱼儿吐了几个泡泡之后
从潜泳转身仰泳，那些把
江河高悬于树枝的鸟儿
游来游去也买不到
一张浴池的门票，此刻
陈巷村用三千只淋浴喷头
在梳妆打扮，一身惬意

母亲的三轮车从田野里
带回一些泥巴，大瓦房抬起
卷了又卷的裤腿伸进雨水
琉璃瓦露出干净脸庞
像个意气勃发的风中少年
预备奔跑，远方传来激情歌唱
撑动起乡愁聘请的一叶轻舟

冬雨，一个好听的名字
青春选秀时闯进我的生命
在若即若离的人生舞台
年轻炫彩，鼓乐芳华
四季到这样和的滂沱中
依然清晰流畅，我又一次
借景生情，写下这沥沥飘扬

◎置身鸟儿欢叫的盛大喜庆中

送戏到村居农舍
到田间地头
前排高个子的树木
把话筒递给小河流水
麦苗、蚕豆和青菜
组装好了立体声
鸟儿开唱，新年的听众
纷纷进入量贩式歌厅

墙梅在枝头点播滚乐
未见唱词先闻鼓声
远近近地此起彼伏
像乐谱上生成的花骨朵
像少女的发髻在风中摇曳
那个还在青涩懵懂中的桃花
已经开始拨动琴弦
她们侧耳倾听鸟儿的歌声
显得格外专注妩媚